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注疏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注疏卷十一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　音義　凡二十三章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注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音義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輩必內反中丁仲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注孔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注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音義從才用反注疏正義曰此章孔子閔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同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音義行下孟反鄭云以合前章皇别為一章疏正義

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别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己音義說音悅解音蟹疏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己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己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

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音義間間廁之間注同疏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音義三息暫反又如字玷丁簟反又丁念反磨音摩

妻七細反疏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音義好呼報反疏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注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音義顔路四父也名由字季路車音居椁古廓反疏正義曰此并下三章記顔淵死時孔子之語也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者路顔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顔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顔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音義噫於其反痛傷之聲喪如字亡也舊息浪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音義慟徒送反馬云哀過鄭云變動容貌從才用反夫音符下章夫人同為于偽反疏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顔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衆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己之悲哀過故荅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己悲哀過甚遂說己之過哀亦當於理非失也夫人謂顔淵言不於顔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注禮貧富有宜顔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

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

厚葬故云耳疏正義曰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顔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顔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己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

不答音義焉於虔反語魚據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强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音義誾魚巾反行胡浪反剛貌或户郎反

侃苦旦反樂音洛注同壽音授疏正義曰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誾誾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强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音義仍魯讀仍為仁今從古貫古亂

反事也藏名之藏才浪反中丁仲反注同**疏**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注鄭曰至事也○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内府主良貨賄藏在内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音義解音蟹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注愈猶勝也音義中丁仲反愈以主反愈與之與音餘疏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為賢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注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音義為之之為于偽反又如字注同稅如銳反疏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宫賦稅皆非己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

在邪辟文過由也喭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

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

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

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

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音義柴仕佳巢諧二反羔音高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皐三字不同鈍徒頓反辟匹亦反邪似嗟反喭五旦反行下孟反子曰回也其庶乎或分為別章今所不取空力從反殖市力反億於力反度也中丁仲反數音朔匱其位反樂音洛度待洛反又徒洛反數子之數色主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喭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

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有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吸喭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唯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

貨財生殖蓄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内有愚魯辟喭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喭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

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音義迹本亦作跡子亦反與音餘行下孟反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荅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小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者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云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疏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荅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荅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荅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故荅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為致死與匡人鬭也子在回何敢

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己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注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音義臣與

之與音餘下者與同弒音試

疏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己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弒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音義費悲位反夫音符下同惡烏路反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

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己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晳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注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

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

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覜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

為大相音義晳星歷反史記云曾蒧字晳坐才卧反又如字長丁丈反毋音無以鄭本作已難乃旦反治直吏反三悉薦反乘繩證反饑音機鄭本作飢同饉其靳反比必利反下同方何云方義方也鄭云方禮法也哂詩忍反曰音越相息亮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覸吐弔反本或作見衣於旣反下同冠古亂反下及注同朝直遥反鏗苦耕反投琴聲本今作瑟聲舍音捨撰士免反具也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浴音欲沂魚依反水名也雩音于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單音丹袷古洽反喟起愧反又苦怪反夫音符也與之與音餘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

侯如之何疏正義曰此章孔子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曽晳冉有公西華侍

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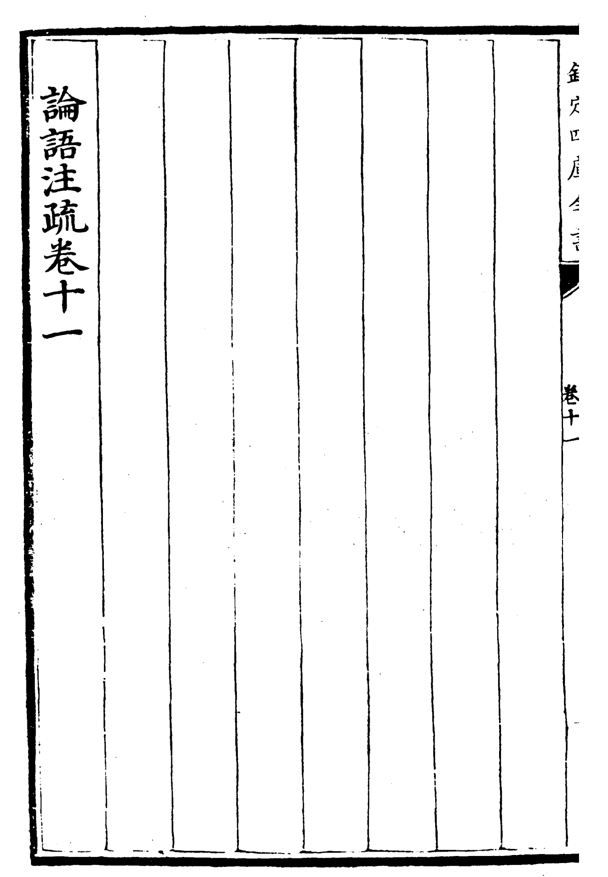
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侯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
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
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
馬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者此赤也之
志也曰言也我非自言能之願學為馬宗廟祭祀之事
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
願為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晳也鼓瑟
希者時曾晳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
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
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己之所志異
乎三子者所陳為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者孔子見曾晳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出曾晳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晳後猶侍坐於夫子也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晳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晳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

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注孔曰晳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晳是也注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覜覜即見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

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素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即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按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

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下○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惟曾晳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卷十一

論語注疏卷十一考證

孝哉閔子騫章○纂疏云孝哉閔子騫即援當日稱述之言非屬夫子贊詞

閔子侍側章子樂○臣宗楷按漢書班固幽通賦注作子曰或當時古本如是輔廣深然其說似于義較長

子路曾晳章異乎三子者之撰疏所陳為政之具也○纂疏輔廣曰猶言三子所具陳者此說較顯

願為小相焉注謂相君之禮疏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

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 臣宗楷按聘禮及玉藻小相固指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言然本文統承上宗廟會同會同有相宗廟亦必有相如詩所云奉璋峩峩及濟濟蹌蹌其相者不一下至工祝亦皆是也

論語注疏卷十一考證

論語注疏卷十二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顔淵第十二音義凡二十四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馬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顔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疏正義曰此并下二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者克約也己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己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終身行仁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顔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曲禮曰

視瞻毋回立視五嶲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
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
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為仁顏淵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
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注馬曰克己約身○
正義曰此注克訓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
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
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
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
也己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
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正義曰此章明仁在敬恕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己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注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義訒音刃孔云難也鄭云不忍言也字或作仞犂力兮反史記作杒並云字牛疏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者訒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秖此其言也訒便謂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訒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注孔曰至馬犂○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将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包曰

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音義魋徒回反疚久又反夫音符疏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商子夏名謙故云商聞之矣亦非妄謬也言人死生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弟也注鄭曰至無日○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者按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

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名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衞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音義浸子鴆反譖側鴆反膚方于反愬蘇路反疏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

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馬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注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音義去起呂反下同

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為絶句疏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荅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荅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荅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注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音義棘紀力反駟音四鞟苦郭反孔云皮去毛曰鞟鄭云革也去起呂反別彼列反疏正義曰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

也皮去毛曰鞟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鞟與犬羊之鞟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孔曰孰誰也音義饑居其反鄭本作飢盍胡臘反徹直列反稅舒鋭反疏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

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注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

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

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别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音義惑本亦作或別彼列反惡烏路反注同祇音支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問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德袪別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

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順己己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己己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袪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注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按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注孔曰言将危也陳氏果滅齊

疏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齊君景公問為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恒為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諸之也景公聞孔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歎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令齊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将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注陳氏果滅齊○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啟及僖子

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為田成子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左傳終始稱臣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音義片如字鄭云半也折之舌反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與音餘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疏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

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注聽訟至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前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至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注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按周易訟卦象曰天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按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意與此注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注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音義倦其卷反

亦作卷懈古賣反　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音義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夫音符疏正義曰此章及注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武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注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音義帥所類反又所律反字從巾同訓並與率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脩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則己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音義慾音欲又羊住反本今作欲好呼報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

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君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音義焉於虔反仆蒲北反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不須刑殺

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為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者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子若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為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上君子為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

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音義夫音符下同好呼報反下遐嫁反注同而行之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質正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顔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彖辭也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在所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

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音義從才用反壇徒丹反墠音善慝吐得反與音餘疏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者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祛别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己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己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

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注壇墠○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墠言雩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音義問知之知音智下問知同錯或作措同七故反下同枉紆往反邪似嗟反鄉許亮反又作鄉同見賢遍反選息戀反又息轉反下同陶音遥遠如字又于萬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即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者此子夏為欒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用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為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音義告古毒反道導也毋音無疏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若不從己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强告導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音義磋七何反道如

字

疏正義曰此章亦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論語注疏卷十二

論語注疏卷十三

魏何晏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音義凡三十章　疏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

可音義勞孔如字鄭力報反說音悅倦其卷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音義焉於虔反舍如字置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寛則得衆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馬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

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音義 迂音于包云遠也鄭本作于狂也中丁仲反下同濫力暫反錯七故反本又作措 疏 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按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

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蹐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使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注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馬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音義稼音嫁圃布古反又音布好呼報反下同應應對之應夫音符

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義

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襁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即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饉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注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注專猶獨也音義使所吏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為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為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富有曰茍美矣音義蘧其居反瑗于眷反鰌音秋完音桓疏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徳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茍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己才能所致但曰茍且聚合也少有曰茍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茍且完全矣富有曰茍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茍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

君子○正義曰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正義曰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衛境見衛人衆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音義期音基注同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音義勝音升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音義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疏正義曰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音義朝直遥反周生烈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晏於諫反與音預疏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

朝為季氏之朝少義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朝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按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魯君之朝以事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

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音義易以豉反喪息浪反樂音洛注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為君之道也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音義葉舒涉反說音悅疏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尹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音義莒居呂反父音甫注同疏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為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成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

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音義語魚據反躬孔云躬身也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攘如羊反有因而盜曰攘為于偽反下同疏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

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疏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

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

算數也音義使所吏反弟亦作悌同大計反行下孟反注同硜苦耕反噫於其反筲所交反竹器容斗二升算悉亂反本或作算數色主反

疏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己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次於此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者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必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為之硜硜然者小人之

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為乃硜硜然小人耳抑語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無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音義狷音絹疏正義

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音義醫於其反夫音符

疏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恒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注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

不和音義嗜常志反疏正義曰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及注同惡人惡著之惡並如字疏正義曰此章別好惡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為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眾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既鄉人皆好未可為善若鄉人眾共憎

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衆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旣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注孔曰至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音義易以豉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度徒洛反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

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己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也責備於一人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疏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拘忌不能寛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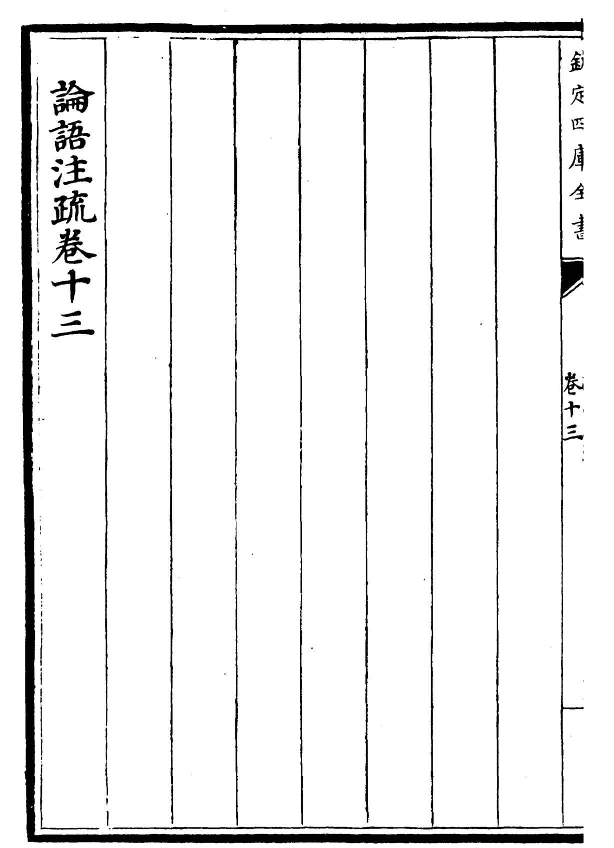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音義毅魚既反訥奴忽反樸普剝反鈍徒頓反疏正義曰此章言有此四者之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静剛無欲亦静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音義偲音緦本又作愢怡以之反疏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如也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者此答士行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疏正義曰此章言善人為政之法也善人謂君子也即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為政教民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疏正義曰此章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論語注疏卷十三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騰録監生臣王世臣
騰録監生臣胡先鳴